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小说史略:文学类(修订本) (精装)>>

13位ISBN编号：9787020063604

10位ISBN编号：7020063608

出版时间：2007-09-01

出版时间：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鲁迅

页数：34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内容概要

《中国小说史略（修订本）》为作者在北京大学授课的讲义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叙述中国古代小说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始于神话与传说，迄于清末谴责小说，脉络清晰地梳理了中国小说的发展线索，建立了中国小说史体系。

全书资料宏富，却言简意赅，论断允当，不仅是鲁迅学术著述的代表作，而且是中国古代小说史方面的权威之作。

《中国小说史略（修订本）》版本采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

书籍目录

题记序言第一篇 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第二篇 神话与传说第三篇 《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第四篇 今所见汉人小说第五篇 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上)第六篇 六朝之鬼神志任书(下)第六篇 《世说新语》与其前后第八篇 庙之传奇文(上)第九篇 唐之传奇文(下)第十篇 唐之传奇集及杂俎第十一篇 宋之志怪及传奇文第十二篇 宋之话本第十三篇 宋元之拟话本第十四篇 元明传来之讲史(上)第十五篇 元明传来之讲史(下)第十六篇 明之神魔小说(上)第十七篇 明之神魔小说(中)第十八篇 明之神魔小说(下)第十九篇 明之人情小说(上)第二十篇 明之人情小说(下)第二十一篇 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及后来选本第二十二篇 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第二十三篇 清之讽刺小说第二十四篇 清之人情小说第二十五篇 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第二十六篇 清之狭邪小说第二十七篇 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第二十八篇 清末之谴责小说后记附录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一讲 从神话到神仙传第二讲 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第三讲 唐之传奇文第四讲 宋人之“说话”及其影响第五讲 明小说之两大主潮……第六讲 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

章节摘录

第二十三篇清之讽刺小说 寓讥弹于稗史者，晋唐已有，而明为盛，尤在人情小说中。然此类小说，大抵设一庸人，极形其陋劣之态，借以衬托俊士，显其才华，故往往大不近情，其用才比于“打诨”。

若较胜之作，描写时亦刻深，讽刺之切，或逾锋刃，而《西游补》之外，每似集中于一人或一家，则又疑私怀怨毒，乃逞恶言，非于世事有不平，因抽毫而抨击矣。

其近于呵斥全群者，则有《钟馗捉鬼传》十回，疑尚是明人作，取诸色人，比之群鬼，一一抉剔，发其隐情，然词意浅露，已同嫂骂，所谓“婉曲”，实非所知。

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感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吴敬梓字敏轩，安徽全椒人，幼即颖异，善记诵，稍长补官学弟子员，尤精《文选》，诗赋援笔立成。

然不善治生，性又豪，不数年挥旧产俱尽，时或至于绝粮，雍正乙卯，安徽巡抚赵国麟举以应博学鸿词科，不赴，移家金陵，为文坛盟主，又集同志建先贤祠于雨花山麓，祀泰伯以下二百三十人，资不足，售所居屋以成之，而家益贫。

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客扬州，尤落拓纵酒，乾隆十九年卒于客中，年五十四（一七〇一——一七五四）。

所著有《诗说》七卷，《文木山房集》五卷，诗七卷，皆不甚传（详见新标点本《儒林外史》卷首）。

吴敬梓著作皆奇数，故《儒林外史》亦一例，为五十五回；其成殆在雍正末，著者方侨居于金陵也。

时距明亡未百年，士流盖尚有明季遗风，制艺而外，百不经意，但为矫饰，云希圣贤。

敬梓之所描写者即是此曹，既多据自所闻见，而笔又足以达之，故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

敬梓又爱才士，“汲引如不及，独嫉‘时文士’如仇，其尤工者，则尤嫉之。”

（程晋芳所作传云）故书中攻难制艺及以制艺出身者亦甚烈，如令选家马二先生自述制艺之所以可贵云：“……‘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

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

到汉朝，用贤良方正开科，所以公孙弘董仲舒举贤良方正：这便是汉人的举业。

到唐朝，用诗赋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会做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

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讲理学：这便是宋人的举业。

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

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

何也？

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

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第十三回）《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都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或度词隐语寓其姓名，若参以雍乾间诸家文集，往往十得八九（详见本书上元金和跋）。

此马二先生字纯上，处州人，实即全椒冯粹中，为著者挚友，其言真率，又尚上知春秋汉唐，在“时文士”中实犹属诚笃博通之士，但其议论，则不特尽揭当时对于学问之见解，且洞见所谓儒者之心肝者也。

至于性行，乃亦君子，例如西湖之游，虽全无会心，颇杀风景，而茫茫然大嚼而归，迂儒之本色固在

：马二先生独自一个，带了几个钱，步出钱塘门，在茶亭里吃了几碗茶，到西湖沿上牌楼跟前坐下，见那一船一船乡下妇女来烧香的，……后面都跟着自己的汉子，……上了岸，散往各庙里去了。马二先生看了一遍，不在意。

起来又走了里把多路，望着湖沿上接连着几个酒店，……马二先生没有钱买了吃，……只得走进一个面店，十六个钱吃了一碗面，肚里不饱，又走到间壁一个茶室吃了一碗茶，买了两个钱“处片”嚼嚼，到觉有些滋味。

吃完了出来，……往前走，过了六桥。

转个湾，便像些村庄地方。

又有人家的棺材，厝基中间，走也走不清，甚是可厌。

马二先生欲待回去，遇着一个走路的，问道“前面可还有好顽的所在？”

那人道，“转过去便是净慈，雷峰。

怎么不好顽？”

马二先生于是又往前走。

……过了雷峰，远远望见高高下下许多房子盖著琉璃瓦，……马二先生走到跟前，看见一个极高的山门，一个金字直匾，上写“敕赐净慈禅寺”；山门旁边一个小门。

马二先生走了进去；……那些富贵人家女客，成群结队，里里外外，来往不绝。

……马二先生身子又长，戴一顶高方巾，一幅乌黑的脸，腆着个肚子，穿着一双厚底破靴，横着身子乱跑，只管在人窝子里撞。

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

前前后后跑了一交，又出来坐在那茶亭内，……吃了一碗茶。

柜上摆着许多碟子：饺饼，芝麻糖，粽子，烧饼，处片，黑枣，煮栗子，马二先生每样买了几个钱，不论好歹，吃了一饱。

马二先生觉得倦了，直着脚跑进清波门；到了下处，关门睡了。

因为多走了路，在下处睡了一天；第三日起来，要到城隍山走走。

……（第十四回）至叙范进家本寒微，以乡试中式暴发，旋丁母忧，翼翼尽礼，则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矣：……两人（张静斋及范进）进来，先是静斋谒过，范进上来叙师生之礼。

汤知县再三谦让，奉坐吃茶。

同静斋叙了些阔别的话；又把范进的文章称赞了一番，问道“因何不去会试？”

范进方才说道，“先母见背，遵制丁忧。”

汤知县大惊，忙叫换去了吉服。

拱进后堂，摆上酒来。

……知县安了席坐下，用的都是银镶杯箸。

范进退前缩后的不举杯箸，知县不解其故。

静斋笑道，“世先生因遵制，想是不用这个杯箸。”

知县忙叫换去。

换了一个磁杯，一双象牙箸来，范进又不肯举动。

静斋道，“这个箸也不用。”

随即换了一双白颜色竹子的来，方才罢了。

知县疑惑：“他居丧如此尽礼，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

落后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圆子送在嘴里，方才放心。

……（第四回）此外刻划伪妄之处尚多，掎击习俗者亦屡见。

其述王玉辉之女既殉夫，玉辉大喜，而当入祠建坊之际，“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后又自言“在家日日看见老妻悲恸，心中不忍”（第四十八回），则描写良心与礼教之冲突，殊极刻深（详见本书钱玄同序）；作者生清初，又束身名教之内，而能心有依违，托稗说以寄慨，殆亦深有会于此矣。

以言君子，尚亦有人，杜少卿为作者自况，更有杜慎卿（其兄青然），有虞育德（吴蒙泉），有庄尚志（程绵庄），皆贞士，其盛举则极于祭先贤。

迨南京名士渐已销磨，先贤祠亦荒废；而奇人幸未绝于市井，一为“会写字的”，一为“卖火纸筒子的”，一为“开茶馆的”，一为“做裁缝的”。

末一尤恬淡，居三山街，日荆元，能弹琴赋诗，缝纫之暇，往往以此自遣；间亦访其同人。

一日，荆元吃过了饭，思量没事，一径踱到清凉山来。

……他有一个老朋友姓于，住在山背后。

这于老者也不读书，也不做生意，……督率着他五个儿子灌园。

……这日，荆元步了进来，于老者迎着道，“好些时不见老哥来，生意忙的紧？”

荆元道，“正是。

今日才打发清楚些。

特来看看老爹。

于老者道，“恰好烹了一壶现成茶，请用一杯。

斟了送过来。

荆元接了，坐着吃，道，“这茶，色香味都好。

老爹却是那里取来的这样好水？”

于老者道，“我们城西不比你们城南，到处井泉都是吃得的。

荆元道，“古人动说‘桃源避世’，我想起，那里要甚么桃源。

只如老爹这样清闲自在，住在这样‘城市山林’的所在，就是现在的活神仙了。

于老者道，“只是我老拙一样事也不会做，怎的如老哥会弹一曲琴，也觉得消遣些。

近来想是一发弹的好了，可好几时请教一回？”

荆元道，“这也容易，老爹不嫌污耳，明日携琴来请教。

说了一会，辞别回来。

次日，荆元自己抱了琴，来到园里，于老者已焚下一炉好香，在那里等候。

一于老者替荆元把琴安放在石凳上，荆元席地坐下，于老者也坐在旁边。

荆元慢慢的和了弦，弹起来，铿铿锵锵，声振林木。

……弹了一会，忽作变徵之音，凄清宛转。

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

自此，他两人常常往来。

当下也就别过了。

（第五十五回）然独不乐与士人往还，且知士人亦不屑与友：固非“儒林”中人也。

至于此后有无贤人君子得人《儒林外史》，则作者但存疑问而已。

《儒林外史》初惟传钞，后刊木于扬州，已而刻本非一。

尝有人排列全书人物，作“幽榜”，谓神宗以水旱偏灾，流民载道，冀“旌沉抑之人才”以祈福利，乃并赐进士及第，并遣礼官就国子监祭之；又割裂作者文集中骈语，彙积之以造诏表（金和跋云），统为一回缀于末：故一本有五十六回。

又有人自作四回，事既不伦，语复猥陋，而亦杂入五十六回本中，印行于世：故一本又有六十回。

是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 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